

觉群佛学

(2015)

觉醒主编



宗教文化出版社

觉群佛学

(2015)

觉 醒 主 编

《觉群》编辑委员会 编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觉群佛学. 2015 / 觉醒主编. -- 北京 :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188-0215-9

I. ①觉… II. ①觉… III. ①佛教-文集 IV. ①B94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33111 号

觉群佛学(2015)

觉 醒 主 编

《觉群》编辑委员会 编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65(编辑部)

责任编辑: 王志宏

版式设计: 陶 静

印 刷: 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89×1194 毫米 16 开本 24.25 印张 600 千字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88-0215-9

定 价: 58.00 元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
觉群佛教文化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目 录

宋代晁迥及其《法藏碎金集》《道院集》	杨曾文(1)
四川青神佛教文化及其发展刍议	黄夏年(18)
《百论》所述佛教有关善恶行为及其报应的观念	姚卫群(37)
为他比量三题	沈剑英(46)
止观双运的唯识义	林国良(71)
慧思大师禅法思想管窥	觉 醒(83)
弘一大师“华严思想”探究及归向	
——从华严与净土交涉的历史看《华严经》的再诠释	龚 隽(91)
药师如来法门显密圆通性发凡	金易明(100)
信与疑:禅宗的辩证法	陈 坚(117)
黑水城汉文《密咒圆因往生集》考论	崔红芬(128)
早期中国佛教发展的“会稽模式”	李向平(139)
《无上依经》的如来藏思想	杨维中(149)
开启量学宝库之金钥匙	
——解读多识的《藏传佛教认识论》	姚南强(167)
赵朴初-近代中国佛教外交的典范	学 愚(178)
《杂阿毗昙心论》义记	陈士强(191)
太虚大师对痛苦的体验和超越	韩焕忠(202)
佛教动物观及其生态环保意义	陈红兵(211)
山河与大地,都是一轮月	
——禅僧的明月情结	戴继诚(219)
隋唐人名、字号与佛教	夏广兴(226)
20 世纪中国佛学与中西哲学的比较诠释	姚彬彬(237)
析论三论宗嘉祥吉藏对真理与名言的看法	赵东明(250)
饶宗颐与佛学研究	屈大成(263)

《金刚经》中的布施观	贺志初(282)
净宗祖师与《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	
——以十祖行策彰显《楞严》密意的《〈势至圆通章〉解》为重点	黄公元(288)
华严宗金狮三性研究	李万进(298)
宋元禅宗美学述略	祁志祥(314)
当代中国佛教经济关系二题	孙健灵 普麟晏(328)
论唯识学“心”“性”之源与流	孙业成(337)
宏智正觉的默照禅风	伍先林(352)
六祖求法偈与“何期自性”偈的关系及相关要义	王新水(361)
菩提达摩:岭南禅学初曙的精神性标志	徐仪明(373)

CONTENTS

Chao Jiong and his Method of Collection and Doctrinal Temple Collection	Yang Zengwen(1)
Humble opinions of culture and its development of Sichuan Qingshen Buddhism	Huang Xianian(18)
The Concept of Buddhist Good and Evil Behaviors and Their Retribution in Sata-Śāstra	Yao Weiqun(37)
Three topics of reasoning for others	Shen Jianying(46)
Doctrine of consciousness-only of cessation and observation twin carry	Lin Guoliang(71)
The view of Master Hui Si's Chan thought	Jue Xing(83)
Research and inclination of Avatamsaka thought by Hong Yi great teacher ——nterpretation Avatamsaka Sutra from the history of contacting between Hua Yan and pure land	Gong Jun(91)
An introduction to Healing Tathāgata Buddha dharma-gate manifest and hidden perfectly penetrating	Jin Yiming(100)
Faith and doubt: dialectics of Zen	Chen Jian(117)
Study on Reborn collection of Spell and Round Reason of Heishui city in Chinese	Cui Hongfen(128)
The Kuaiji Mode of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China Buddhism ——Centered on the Zhidun way of Buddhist faith	Li Xiangping(139)
The tathāgatagarbha thought of Super Robe sūtras	Yang Weizhong(149)
The golden key to open quantity theory ——interpreting knowledgeable Tibetan Hetuvidya Theory	Yao Nanqiang(167)
Zhao Puchu——a model of Buddhism diplomacy in modern China	Xue Yu(178)
Abhidharmahrdaya-sastra scriptures	Chen Shiqiang(191)
Master Taixu's Experience and Overcoming of Suffering	Han Huanzhong(202)
The Buddhist Animal Views and It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ignificance ...	Chen Hongbing(211)

Both rivers and earth are a bright moon

——the bright moon complex of monks Dai Jicheng(219)

The name, epithet and Buddhism of Sui and Tang Dynasties Xia Guangxing(226)

The Comparative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Buddhism and Philosophy in 20th Century

..... Yao Binbin(237)

View on truth and celebrated dictum of Xi proliferation three treatise school of Jiexiang

Jizang Zhao Dongming(250)

Jao Tsung-I and Buddhist Studies Wut Taisheng(263)

The charitable of Diamond Sutra He Zhiren(282)

Pure Land patriarch and “Mahasthamaprapta Buddha Yuantong chapter”

—— Focus on the tenth Pure Land patriarch Xingce’s illustration of Surangama

Sutra’ ecet meaning Huang Gongyuan(288)

Huayan three of the Golden Lion Li Wanjin(298)

Research summarization on Zen aesthetic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Qi Zhixiang(314)

On Two Problems about the Relation of Buddhism and Economy in Contemporary China

..... Sun Jianling Pu Linyan(328)

The source and branch of mind and nature in Yoyacara Sun Yecheng(337)

Mozhao Chan style of Hongzhi Zhengjue Wu Xianlin(352)

The relationship and essence between sixth patriarch dharma-seeking verse and the

verse of own nature Wang Xinshui(361)

The spirit of the early Buddhist symbol of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 Xu Yiming(373)

宋代晁迥及其《法藏碎金集》《道院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杨曾文

内容提要 儒者晁迥是北宋著名儒者、政治家,长年潜心钻研和会通三教,进而信奉佛教,晚年运用佛教思想健身延寿、修心养性。

关键词 晁迥 法藏碎金集 道院集

Chao Jiong and his Method of Collection and Doctrinal Temple Collection

By Yang Zengwen, Institute of World Religion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Confucian Chao Jiong is a famous scholar and politician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he majored in researches and unity of the three teachings, and believed in Buddhism, and used the Buddhist thoughts to prolong life and cultivate his original mind in twilight years.

Keywords: Chao Jiong, Method of Collection, Doctrinal Temple Collection

宋代是中国古代继隋唐之后文化高度发展和繁荣的一个新时期。在当时政治、经济和社会整体背景下,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骨干的儒、释、道(这里含道家)三教在宋代皆很盛行,而且三教相互比较、吸收和会通已成为时代的文化潮流。在思想文化界最重要事件是儒学新形态道学(或称理学)的形成,其次是佛教中随着具有鲜明现实主义风格的禅宗广泛传播而风行文字禅,产生大量语录和称为“灯史”的记言体史书,还有众多优秀的文学、史学和艺术著作或作品相继问世。

宋代儒者是如何理解佛教呢?有的是站在儒家立场对佛道二教持否定和排斥的态度,有的是出入佛道而吸收它们的思想用来构建新儒学道学的思想体系,也有的像下面介绍的著名儒者晁迥这样的潜心钻研和会通三教,进而信奉佛教,乃至运用佛教思想来健身延寿、修心养性。

一、晁迥的生平

晁迥(951-1034),字明远,祖籍澶州清丰(在今河南),自其父晁侔始徙居于彭门(在今江苏徐州)。晁迥幼年从学于著名儒者王禹偁^①,后进京应试举进士,历任大理评事等职,迁太常丞。真宗即位,经宰相吕端、参知政事李沆举荐,任右正言、直史馆。晁迥善著诗文,曾撰《咸平新书》《理枢》进献皇帝。经召试除右司谏、知制诰,判尚书刑部。

真宗景德元年(1004),接受宰相寇准力排众议的进谏,北上亲征御辽。雍王元份奉旨留守京师,加晁迥为右谏议大夫、判官,进为翰林学士,知审官院。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月在真宗封泰山,祀汾阴过程中,晁迥与太常详定仪注,累迁尚书工部侍郎。此后,晁迥曾奉诏出使辽国,归奏《北庭记》,加史馆修撰、知通进银台司。他撰献《玉清昭应宫颂》,受到真宗赞赏,受任刑部侍郎,进承旨。晁迥富有文才,朝廷很多文书诏令由他执笔。迁兵部侍郎,因年老请求任职于散地,于是受命分司西京洛阳,拜工部尚书、集贤院学士、判西京留司御史台。

仁宗即位,晁迥迁礼部尚书。六年后,晁迥屡次上书请老退居,得以太子少保致仕,受到朝廷给全俸的优待,后进太子少傅。仁宗召对延和殿,访以《洪范》“雨暘”(雨或晴)之应,他对曰:“比年变灾荐臻,此天所以警陛下。愿陛下修饬王事,以当天心,庶几转乱而为祥也。”劝谏仁宗改善朝政回应上天,以免灾迎祥。此后撰文《慎刑箴》《大顺》《审刑》《无尽灯颂》等献上。

据晁迥的门人李淑所写《澶渊晁公别录五事》记载,晁迥在20岁时遇到高士刘惟一,向他请教人的生死问题。刘惟一告诉他“人常不死”。他听后感到惊讶,刘解释说:“形死性不灭”,意为人的身躯虽有死亡,但人的灵魂(性)却是不灭的。他领会了这个说法,从此逐渐对佛教产生兴趣,“留意禅观,老而愈笃”。晁迥在朝为官时,请画家王端为他画了两幅像,一幅穿着朝服,请钱思公(吴懿王钱俶第十四子钱惟演);一幅穿着“道服”(僧服或居士服),请尊崇佛教的南阳杨文公(杨亿)为赞。世人认为他画这两幅像是寓有深义的。(文附《道院集要》之后)

晁迥在朝为官时,直接参与了朝廷组织的佛经翻译事业。原来宋太宗在太平兴国七年(982)于汴京太平兴国寺设置译经院(后改称传法院),召请印度天息灾等高僧在此译经,以国家力量译经和雕印大藏经。宋真宗即位后对儒释道三教皆尊崇,所撰《崇释论》认为佛教可“劝人之善,禁人之恶”,其不杀、不盗、不惑(原是不邪淫)、不妄(不妄语)、不醉(不饮酒)之“五戒”与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五常”是“异迹而道同”的。他命赵安仁等人编录自太宗以来的译经目录《大中祥符法宝录》。自太宗以来至真宗晚年,虽也命大臣担任译经的润文之职,但未必是宰相。在真宗去世的前一年,即真宗天禧五年(1021),听从译经僧法护、惟净的奏言,正式任命位至宰相的官员出任“译经使兼润文”官。真宗天禧五年(1021),身居宰相之位的丁谓奉诏首任译经使兼润文官。晁迥与翰林学士李维在其下任润文官,到仁宗天圣元年(1023)他们为2部21卷新经润文。(《景祐新修法宝录》卷六)

晁迥与亲近佛教的李维是朋友。李维是宰相李沆之弟,历任兵部员外郎、知制诰、翰林学士

^① 王禹偁(954-1001),《宋史》卷二百九十三有传,字元之,历任右拾遗、左司谏、知制诰、大理评事、翰林学士。致力诗文革新,文学宗唐韩愈、柳宗元,诗崇唐杜甫、白居易,主张诗文反映现实,风格淡雅平易,有诗文集《小畜集》三十卷传世。

承旨、史馆修撰，曾奉命与翰林学士左司谏知制造杨亿、太常丞王曙同加刊削裁定道原编撰的《景德传灯录》。在与晁迥同在宰相丁谓之下任润文官之后，在乾兴元年（1022）再任润文官，天圣二年（1024）宰相王钦若任译经使时仍任润文官。他曾劝杨亿留心佛教，“勉令参问”。杨亿在知汝州时曾致书给他述其师承广慧元琏禅师的始末^①。晁迥在《法藏碎金录》卷五记述：“翰林承旨李尚书维有书垂问云：神气相主，为道家之妙门；物我皆如，乃禅宗之极致。道兄所得，其在兹乎？”他对李维此问十分重视，谦虚地回答：“神气相主，其殆庶几乎。物我皆如，仆病未能也。”意为他对道家所说神与气交互为主的说法是大体理解的，然而对禅宗讲的物与我一体，皆为真如体现的道理，还未能体悟。

晁迥与李遵勖也有往来。李遵勖（？-1038）娶真宗之妹为妻，授左龙武将军、驸马都尉，仁宗时官至宁国军、镇国军节度使，信奉佛教，礼临济宗石门蕴聪禅师为师，热衷参禅问法，与翰林学士杨亿和刘筠等倾心禅宗的名士“为方外之交”，继禅宗灯史《景德传灯录》之后编撰《天圣广灯录》。^② 晁迥撰《昭德新编》之后请李遵勖写序。李遵勖在序中称晁迥“能和长者之论，蹈高世之行者”。

晁迥与当时在传法院的“译经三藏”惟净（973-1051）也有交往。惟净与印度僧法护是继施护之后的主要译经高僧。《法藏碎金录》卷九记述：“译经院僧首惟净惠访款谈，及于三施，谓财施、法施、无畏施也。仍言无畏之施，善利最深，谓人有忧危恐怖而其心未决，仁者姑务慰悦，令得安穩是也。予思仁人之言惠而不费力，行其法夫何难哉？因而书之，永为吾事。”由此可以想象，晁迥在朝为官特别在担任译经润文官期间，通过为新译佛经润文和与译经高僧接触，增进和加深了对佛教的了解，积累了不少佛法知识。

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在京都兴圣寺发现宋初惠昕改编本《六祖坛经》的五山版，前有晁子健的刊记，谓此书是其“七世祖文元公所观写本《六祖坛经》”。“文元公”是晁迥的谥号。书后有晁迥亲笔题字：“时年八十一第十六次看过。”时间应是天圣九年（1031）。由此可见晁迥对禅宗信奉之虔诚^③。

晁迥患病，拒绝医药，仁宗景祐元年（1034）穿着冠服逝世，年八十四^④。仁宗为之罢朝一日，赠太子太保，谥文元。

《宋史·晁迥传》说：

迥善吐纳养生之术，通释老书，以经传傅致，为一家之说。性乐易宽简，服道履正，虽贵势无所屈，历官临事，未尝挟情害物。真宗数称其好学长者。

据此，晁迥平日爱好道家和传统医学的吐纳养生的方术，通晓佛教和道家的图书，善于探究考据经传记载而提出自己的见解，竟成一家之说。性格达观宽厚，遵奉道义，处事公正，不附炎趋势，真宗常称他是“好学长者”。

① 《天圣广灯录》卷十八、《五灯会元》卷十二。杨亿致李维的信，被元延祐本《景德传灯录》附于书后。

② 详见拙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宋元禅宗史》第七章第二节。

③ 日本铃木贞太郎（铃木大拙）、公田连太郎校订，东京森江书店1934年出版《兴圣寺本六祖坛经》，并可参考杨曾文校写，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年第三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所附《六祖坛经序》和论文。

④ 《宋史》卷三百三、《东都事略》卷四十六的《晁迥传》皆未载晁迥卒年的具体纪年，据晁迥《法藏碎金录》载“天圣六年戊辰岁（1028）予年七十八矣”，他当生于五代后周广顺元年（951），年八十四应是仁宗景祐元年（1034）。

二、晁迥的著作

晁迥著作有《翰林集》三十卷,《法藏碎金录》十卷、《道院集》十五卷,《耄智余书》《随因纪述》《昭德新编》各三卷。

《法藏碎金录》,也称《迦谈》,十卷,今存,内容是选录并诠释、发挥佛教以及儒家、道家典籍中的思想与语句,并加入他对人生的感悟和自己修行的心得,共 1460 章。他在序中说:

暨挂冠之后,栖息乎浚都昭德坊之旧居,别葺静斋,翛然独处。素所乐欲,习以成性,手不释卷,笔不停缀,贯微臻极,深入骨髓,消忧释结,大沃襟灵。虽患思萦,亦庆缘熟,斐然章句,联翩衍溢,开陈有补,弗忍遐弃,众制词律,存乎别集。每分类例,颇烦命篇,自今听览机会,或该演劝,属文导意,靡拘详畧,片言鳞次,混而编之,数无预定,兴尽当止,奉法宝而推美,非小智之自矜,故名之曰法藏碎金录。内有意涉重出,积习之故,前辈亦尔,不复删简。若其束于教者,或以迦谈见诮,亦无惮焉,不能以外妨内也。

此处的“浚都”即汴京。据此,《法藏碎金录》是晁迥在退居汴京(今开封)旧居昭德坊以后编撰的,是选录和诠释佛教和儒、道二教经典,根据自己养生和修行体验加以发挥,内容广博,所谓“每分类例,颇烦命篇”,“片言鳞次,混而编之,数无预定,兴尽当止”,“内有意涉重出……不复删简”,即不作分类和拟加标题,随时将选定的片言只语编录下来,即使内容有重复也不作删节。晁迥对此书很看重,说“有如聚蓄百药,随方而用,种种之疾而治之也”(卷五)。

《道院集》,也称《道院别集》,原十五卷,已不存,现存《道院集要》三卷。

晁公武是晁迥五世孙,所著《郡斋读书志》卷十九“别集类下”除录目《道院别集》十五卷之外,另录《道院集要》三卷,谓皇朝王古编,并载其序。据此,《道院集要》是王古据晁迥《自择增修百法》《法藏碎金录》《随因纪述》《耄智余书》诸书,“删去重复,总集精粹以便观览”而编撰的。^①因此在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十“释氏类”录目《道院集要》三卷之后注:“户部尚书三槐王古(按:原误作右)敏仲撰,以晁迥《法藏碎金》《耄智余书》删重集粹,别为此编。”王古,字敏仲,在《宋史》卷三百二十有传,是真宗时宰相王旦的后裔,在哲宗朝历任户部侍郎等职,至徽宗时曾任户部尚书。

道院,是晁迥在汴京的昭德坊旧宅中的院落。他在《法藏碎金录》提到“予所居京师道院中,有僮竖闲植草花……”;“予尝以吃食后,道院中往复闲行,数及五百步而止”;“道院虚旷,尘事蠲除,内外清凉,朝晡畅适,佚老所得,不亦多乎”。《道院集要》的内容与《法藏碎金录》大体相同,然而在形式上是在分段表述之前皆加标题。书后附有潘佑《赠别》及门人李淑撰写《澶渊晁公别录五事》等。

《昭德新编》现存二卷,也是晁迥退居汴京昭德坊以后编撰的。前有李遵勖写的序。晁迥在自序中说:“自筮仕及致仕,越四纪,自未冠及大耋,越五纪,而闲居已久,年逾八旬,从昔至今,苟未有故,未始一日废观书弄翰之学。”是说他从入仕为官至退休经过 48 年,而从年轻至 80 岁则

^① 另参考《四库全书·子部十三》释家类《法藏碎金录》《道院集要》二书的提要。

经过60年,一直没有停止读书著文。此书就是他阅读“内外经典”(指佛书与儒道诸书)过程中的摘录引述及思虑所得的“新意”。现存二卷:上卷是《新新理说》,连序共一百六十七条;下卷载其《静生四妙辞并序》,原四十七首,现仅存二十九首。与前两种著作相比,多引述儒道书和文史语句,直接引用佛教语句和义理极少。

三、从《法藏碎金集》《道院集》及《昭德新编》 看晁迥对佛教的理解和运用

晁迥自幼潜心研习儒学,从师名儒王禹偁,经科举入朝为官近五十年,直至晚年请老引退,从身份上说自然是个真正的儒者。然而这并不妨碍他既好道家,又亲近甚至信奉佛教,如同与他同时代的杨亿、李维、王曙以及稍后的张方平、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那样。

从宋代的社会环境来看,自太祖以来历代皇帝尊崇佛教。太宗设立译经院翻译佛经,任命大臣担任润文官,至真宗时又命宰相出任译经使兼润文官,对全国臣民产生的巨大示范影响是可想而知的。正如清朝纪昀等人在《四库全书》子部释家类为《法藏碎金录》加的提要所说:“盖嘉祐、治平以前,濂、洛之说未盛,儒者沿唐代余风,大抵归心释教,以范仲淹之贤,而手制疏文,请道古开坛说法,其它可知。迥作是书,盖不足异。”这里所说的“嘉祐”“治平”是宋仁宗晚年至英宗在位的年号,是从公元1056年至1067年。“濂”,濂溪,指周敦颐(1017-1073);“洛”,指洛阳程颢(1032-085)、程颐(1033-1107)兄弟,皆为理学奠基人。范仲淹(989-1052),著名政治家,在知饶州期间曾亲写疏文请云门宗承古禅师入住荐福寺,后入朝主持“庆历新政”。“提要”是说,在北宋理学盛行之前儒者士大夫沿习唐代余风,大都亲近佛教,以至像范仲淹那样的名儒贤臣也写疏请禅师开堂说法,因此对晁迥虔诚崇奉佛教并且撰写《法藏碎金录》也就不足为怪了。

然而宋代儒者奉佛情况不一,那么晁迥奉佛又有什么特色呢?从他的《法藏碎金集》《道院集要》及《昭德新编》等来看,他认为儒释道三教一致,晚年尤倾心佛教,自称“予好道之心,老而弥壮”(《法藏碎金录》卷七)。他通晓大乘佛教的般若空论和中道思想,对诸宗中的禅宗、天台宗比较熟悉,相较而言特别崇奉禅宗。他阅读、摘录佛教和儒道二教语句,比较和会通三教思想,编撰上述《法藏碎金集》等书,不是出于学术研究和考述的目的,而主要是为了直接运用于晚年的健身益智和修心养性。

(一) 从晁迥引用的佛典推测他对佛教教理的抉择

晁迥一生到底看了多少佛典,从上述《法藏碎金集》等书虽找不到具体数据,然而从他的引证可以大体了解他经常看的佛典,哪些对他影响较大。这些为我们从总体把握他对佛教的认识和理解是有帮助的。

晁迥引用过的佛经有《大宝积经》《圆觉经》《楞伽经》《法华经》《大般若经》《金刚般若经》《般若心经》《大涅槃经》《华严经》《金刚三昧经》《古维摩经》(当指西晋竺法护译《维摩诘经》)《观普贤行经》,论书有《中论》。他引用的全是大乘佛典,其中最多的是宣说般若空义、中道实

相、诸法圆融及佛性思想的佛典,既没有引法相唯识经典,也没有引弥陀净土经典、密教经典。

从晁迥对佛经的引证和解释发挥中可以看到,他对《圆觉经》中普眼菩萨的止观法门、《楞严经》中观音菩萨以闻(听闻)“入流”、普度众生的圆通法门最为看重,以此作为指导自己修行的要旨。下面对此先作介绍。

《圆觉经》,全称《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一卷,唐佛陀多罗译,内容是佛为文殊、普贤、普眼等十二菩萨宣说如来圆觉(真如、佛性、真心、心)之理及禅观修行方法。“普眼”即普眼菩萨,佛告诉他“新学菩萨及末世众生,欲求如来净圆觉心,应当正念,远离诸幻”,“先依如来奢摩他(按:止、禅定)行,坚持禁戒,安处徒众,晏坐静室。观身心皆如幻化,如是渐次修行,一切悉皆清净,平等不动,遍满法界无作、止、任、灭,亦无能证者,一切佛世界,犹如虚空花,三世悉平等,毕竟无去来”。

《楞严经》,全称《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十卷,唐天竺沙门般刺蜜帝译,古来或有疑其为中国人撰述者。因此经说“一切世间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元心,心精遍圆,含裹十方”,又谓一切众生因为不知自己本具“常住真心性净明体”,所以才生死轮回,只有通过禅观修行破除各种颠倒见解才有可能达到解脱。第六卷观音菩萨自述在无量劫前修证的法门,谓“从闻、思、修,入三摩地”,即从听闻、思考佛法 and 修行而入定;然而“初于闻中,入流亡所”,意为在听闻佛法中可在任何处所进入觉悟境界。“入流”相当入道,经文有“入流成正觉”之句,意为进入佛的境界。本具心性明净圆满,体用无碍,故随处随时可悟道(“入流亡所”),是“圆通”“圆照”的表现。从此,“动静二相”泯灭,逐渐连闻、所闻也尽,觉与所觉,空与所空,一切皆空皆尽,“生灭既灭,寂灭现前”,便“超越世出世间”,“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仰”,即达到佛的境界,能予众生以安乐(悲),又不离众生,愿得到佛的慈悲拯救。

晁迥对此十分赞赏,又进行发挥,《法藏碎金录》记述:

吾志在《圆觉经》,得普眼上根之观门;行在《楞严经》,得观音入流之法要,姑务相济,积习胜缘。(卷八)

夫《圆觉经》一味精纯要妙,专说心起之真妄,悟修之顿渐,以利钝根故,分辨学法之次第;《楞严经》于真心正法之外,又说种种事相,有邪有魔,有升有堕,令人晓会,不至差殊。(卷三)

自念圣胎初养于《圆觉经》,有起信之心;灵音内观于《楞严经》,契入流之法。(卷九)

广分性相之差别,布在《楞严》;专明体用之精真,归乎《圆觉》。(卷七)

晁迥通过阅读和对比佛典内容,认为《圆觉经》中普眼菩萨所说的禅定法门适合他修持,说若能做到“心息相依,息调心净”,便可“知幻识真,去邪住正”,意为认识一切空幻,体认清净自性,清除邪见,培植正观。又认为《楞严经》中观音菩萨所述凭借“闻思修”中的“闻”即可入悟的“圆通”法门,也适合他修持,借以体悟正法,修持菩萨之道。他后来将二者进行归纳,说:“《圆觉经》中圆觉菩萨所学禅那法门,又合《楞严经》中观音菩萨所学圆照法门。合二法门有三清妙:其一谓心之清妙也,成恬愉;其二谓息之清妙也,入深细;其三谓音之清妙也,发聪瞻”,是说合修这两个法门,可以使心情愉悦,气息匀称,耳聪听音清晰。晁迥自称晚年经常耳闻和谐的响声,他

将这种感觉看做是“观音闻中人流圆照三昧”的体现(卷三),谓“耳中尝闻妙音殊胜不可名状,正是观音入流之处”(卷五)。

晁迥在《法藏碎金集》等书中也大量引证中国佛教宗派著作和思想,其中以禅宗的最多,其次是天台宗,然后是华严宗。禅宗书有《六祖坛经》《神会语录》《永嘉证道歌》、宗密《圭峰禅源之序》(书中也称《圭峰后录》,即《禅源诸论集都序》)、《景德传灯录》等。此外还有唐刺史李繁(?-829)著《玄圣莲庐》十六篇。从他引的“开心宗之性,示不动之体,悟梦觉之真,入闻思之寂”;“身心俱不动,为求无上道”来看,当是讲述禅宗思想。语句中的“心宗”一般指禅宗。禅宗讲心体空寂不动,北宋文献《大乘无生方便门》说:“身心俱不动即寂灭,是菩提灭诸相故;又身心俱离念,即是圆满菩提”。南宗马祖下二世黄檗希运《传心法要》说:“不动妄念,便证菩提”。天台宗的书有《摩诃止观》《梁氏删定止观》(唐梁肃《删定止观》)。因为他重视止观法门和心性修养,所以对禅宗、天台宗更加推崇,曾表示:“圭峰禅源之序、永嘉证道之歌、天台观门之学,并为法要,学宜兼该,久味道腴,知其美妙。”他引用华严宗的书有唐李通玄《新华严经论》(称《华严论》或李逸人《华严论》),从中领会和学习华严宗的理事圆融、事事圆融思想。

(二) 尊崇大乘佛教般若空论和中道思想

晁迥晚年过着闲适、安乐的生活,然而却不是无所事事,将看书写字看做是每天必修的功课。作为儒者,他熟悉《五经》《四书》等儒典和史书,还经常对照佛典、道书进行比对和思考,立足于儒家纲常名教,适应修心养性的需要,从大量佛典中选择自己理解和爱好的义理、语句加以琢磨,进行诠释,有的还要选取道家道教思想或语句来进行比较,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甚至规定为安度晚年和修行应当遵循的要旨或座右铭。

从《法藏碎金集》《道院集要》及《昭德新编》来看,晁迥对大乘佛教的般若空义和中道思想最感兴趣,以一切皆空的思想来断除对人生和名利等欲望的追求与执着,又以空有相即不二的“真空妙有”思想正面应对现实世界和生活,使自己保持乐观、自信和豁达,“雍容优游,熙怡逍遥”(《法藏碎金集》卷十),自称“太平逍遥翁”(同上卷九)。下面引证原文略作说明。

在唐以前翻译的大乘佛经大小品《般若经》《金刚般若经》和唐玄奘翻译的《大般若经》,乃至表述般若类经典精要的《般若心经》中,皆反复用不同语句宣说“诸法性空”和空有(五蕴)相即不二的中道思想。在其他大乘经典中也详略不同地论述一切皆空和中道的思想。从晁迥引述可以了解,他对《般若心经》《金刚般若经》最为熟悉,也翻阅引用《无量义经》和《大般若经》第五百一十六卷“第三分空相品第二十一之二”以及《大宝积经》第五十二“菩萨藏会第十二之十八般若波罗蜜多品第十一之三”、卷一百零四“善住意天子会第三十六之三破菩萨相品第六”^①。

他在《道院集要》卷一“横竖见空”中说:

《心经》:五蕴(按:色受想行识)皆空。此近取诸身也。若远取诸物,推而广之,见十方之界,万物万事,无不是空,非止实时,三世次第亦皆是空,横该十方,竖通三世,一—见空,则争空之心都息。惟一菩提以体用寂照,强名真空妙有,常令不致昏迷颠倒,

^① 《大宝积经》署名唐菩提流志译并合,但卷三十五至五十三的“菩萨藏会”是玄奘翻译的;卷一百二至一百五的“善住意天子会”是隋达摩笈多翻译的。

此是第一等事。

此外,他在“缘起知空”中说:

一切诸有如梦如幻,一切烦恼是魔是贼。缘起之相,其体本幻,种种分别,无非妄见,勿留于心,止观纯熟。

在《昭德新编》卷上说:

万物空,万念空,万事空,万世空。唯有一不空,为四万空之主,自古以来人日用而不知者多。

他还引用《中论》“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再引证诸如“一切诸法,性相空寂”,“一切法空”,“世为幻也,人为幻也,心为幻也,智为幻也”等等语句,很多未引出处。所引语句中心意思是:世界万有和人生的一切,因为是由因缘聚合而形成的,所以皆空幻无实,称之为空,如梦如幻。如果对此执着,便产生欲望和追求,从而形成种种烦恼,导致流转生死,不得解脱。

晁迥同时接受了基于中道相即不二理论的“真空妙有”的思想。从逻辑上讲,《般若经》中反复讲的“一切皆空”的论断已赋予“空”以世界普遍性基础的意蕴。从实体上来说是一切皆空,然而“空”不等同于绝对的“无”。空体现为一切现象。什么是真空妙有呢?借用《般若心经》的语句来解释,“色即是空”相当于“真空”,意为一切现象本体为空,是真正的空;“空即是色”则相当于“妙有”(难以言述之有),讲本体通过一切现象来显现,是妙有,亦称假有。对此再作进一步发挥,因为空是实相、真如,也就是法性、佛性,所以“妙有”也可解释为真如佛性,称之为“真心”“心”“本性”等,虽空寂无相,却是世界万有的本体本原,体现为万事万物。上引晁迥所说“唯有一不空,为四万空之主”,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然而这种理论又强调妙有与真空不是绝对分离的,说真空即妙有,妙有即真空,彼此是相即不二的关系。这可在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的著述中找到大量用不同方式论述的语句。

空与无相、无生、无作、无念、无住等概念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运用到修行当中,可以从任何一个概念入手。晁迥通过比较,选择“无生”作为自己思考和修行的主要法门。据称,他是在看到《大宝积经》卷一百零四上的“若彼比丘于一切法但取一行极随顺者,所谓无生,是为禅行”^①这段话之后作出这个决定的。他在《法藏碎金录》卷一说:

谛观悠悠万事,无不是空,智者一以贯之,归于无物。事来干我,我皆应之以无生。无生,谓心不起念,譬如物触虚空,有何妨碍?随顺,谓物我皆如,无所违逆。故《圆觉经》云:照了诸相,犹如虚空,此名如来随顺觉性是也。此无生法,是禅中一行,简当臻极之处,何必以多为贵者。

在《道院集要》卷一“止用无生”中说:

一切之事,心能忍可,令其不生,斯最简要。空无生中,谁是烦恼,谁是能治?但以无生一方,遍治一切。又圆顿止观(按:指天台宗《摩诃止观》中讲的圆顿止观),万事来千,便视为空,何用对治之法?色即是空,非色灭空;事即是空,非事过空。临机对境,

^① 《大正藏》卷11第586页下。

常作此观。勿以事干虑，执以为实，使窒碍胸中。

主要是说，既然世界上一切皆空，皆空幻无实，那么，将此理论运用于人生，就应当以“无生”来应对周围环境和生活中的一切。所谓无生就是“心不起念”，亦即“无念”，既没有追求的意念，也没有舍弃的意念，以空有相即不二的观点来看待事物，以平常心来处世接物（所谓“随顺”“无所违逆”及“心能忍”），便可消除一切执着和各种烦恼。他认为，将无生法门作为禅修方法，是简单易行的。

他对“真空妙有”特别感兴趣，请看他的解释：

一切之形，形本无，无而有生，有生则有化灭，有化灭则复归于无也，定矣。一真之性，性本有，有而无象，无象则无化灭，无化灭则常存其有也，定矣。不有之有名曰妙有，不空之空名曰真空，妙有真空其体一也。

西方圣人垂法详悉，有大善利不可非也。于幻化中，明一切空不执为有，虽贤愚贯穿皆见其空矣。于虚空中，立一切法不落于空，深智之士信知其法妙矣。终使人离空有二边之见，出轮环大苦，其理如此，其能仁（按：能仁，即释迦牟尼佛）也。（《法藏碎金录》卷一）

惟有一真之性即不空，勿令有秋毫许障碍，微尘许染着，此至清净也。如此坚久不渝，便是无上士不动尊矣。心中有微尘许亦不可，须廓然如太虚空，方是空也。又非昏昧断灭之空，此名顽空。真是灵灵不昧，了了常知之空，此名真空。（《道院集要》卷一“止用无生”）

观身无物，从幻化缘生，观心无物，从颠倒想生，夫天机深者洞见此重重之空而不落于空，又见空中之不空，照体独存，存存之道，由大觉力不可以言宣，笔演者也。（《法藏碎金录》卷九）

以上四段有以下两层意思：1. 世上一切有形象的事物皆源自空无，虽由因缘而有生，然而最后归于空无，此为“不空之空”，属“真空”；真如法性（实相、一真之性）是真实存在的，然而因为超言绝相，所以永无化解灭亡，属于“不有之有”，是“妙有”。他强调真空与妙有是“一体”的两面。如果只承认空而绝对排斥有，那是“断灭之空”，属于应斥责的“顽空”；不能否定真如佛性（佛性、真心）的存在，此为“真空”。同时，因为是万法之本之体，万物由此形成，故也称妙有。2. 佛法深妙，说一切皆空幻无实，教人不执着于有，也不执着于空，“见空中之不空”，摆脱有见与空见（二边之见），达到中道的认识。应当说，晁迥以上的表述是基本符合大乘佛教般若中观学说的原义的。

晁迥在对空、中道和真空妙有的解释中，也受到华严宗法界思想的影响。何为法界？法界不是华严宗专用名词，但华严宗赋予它丰富的内涵，经华严宗实际创立人三祖法藏（643-712）至澄观（738-839），更强调法界具有的法身、法性和真如的意义，也称之为“理”“一真法界”“心”。早在所奉初祖杜顺（557-640）所著《华严法界观门》中已将“法界观”分为三种：真空观（或真空绝相观）、理事无碍观（或事理无碍观）、周遍含容观。后来澄观在《华严经随俗演义钞》卷十、《华严法界玄镜》当中都对此三观作了解释，认为可将三观分为四门，即四种法界：事法界、理法界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道院集要》卷一“融境为心”中记述晁迥如下一段话：